

罗马尼亚戏剧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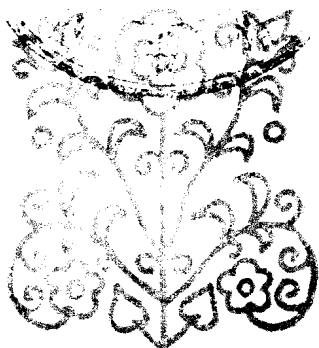
上



当代外国文学

罗马尼亚戏剧选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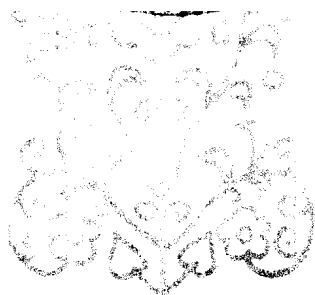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罗马尼亚戏剧选

下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设计：廖开明

罗马尼亚戏剧选（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46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4 $\frac{5}{8}$ 插页2

1981年9月北京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00

书号10208·56 定价1.85元

目 次

恰达尔人

.....米·达维多格鲁著 张志鹏译 (1)

三代人

.....卢·德迈特里乌斯著 尹宝治译 (113)

公众舆论

.....奥·巴琅格著 冯志臣译 (257)

权力与真理

.....蒂·波波维奇著 冯志臣译 (351)

源 流

.....马·索列斯库著 佳 丛译 (437)

阿弗拉姆·扬库或胜利的磨难

.....阿·沃依丁著 任 远译 (543)

伟大的战士

.....丹·德尔吉勒著 张增信译 (675)

三幕七场话剧

恰达尔人

米·达维多格鲁 著

张志鹏 译

米·达维多格鲁是罗马尼亚著名戏剧家，罗马尼亚现代戏剧的创始人之一。他于一九一〇年十一月生于赫尔勒乌市，后来到加拉茨求学，一九二九年在该市的犹太人中学毕业。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他在布加勒斯特接受高等教育，学习文学和哲学。一九三一年以后从事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学工作。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他先后为电台写了两个剧本《水手斯米尔尼奥特》和《伊昂大公》，受到读者的好评。后来，他深入多瑙河三角洲体验和熟悉渔民的生活，先后写出了《信号》和《恰达尔人》。解放后，他坚定地站在革命力量一边，创作出反映工人生活的《矿工》、《火城》、《黑玫瑰》和《阿尔茹加家族》等十几个剧本。

《恰达尔人》描写了解放前渔民的生活，他们与反动当局和唯利是图的商人的斗争，以及老渔民巴维尔的几个儿子之间的爱情纠纷。该剧是达维多格鲁的代表作，曾获得罗马尼亚科学院颁发的“约·卢·卡拉迦列奖”和国家剧院奖。

人 物

巴维尔·费多罗维奇, 恰达尔渔民

拉夫连第耶

伊昂

米哈伊

托马

} 巴维尔之子

索菲娅, 巴维尔之妻

杜米特鲁, 索菲娅之兄, 盲人

斯彼罗, 旧海员

丁卡, 城里来的女人

雷娅娜, 特罗芬之女

巴莎, 在巴维尔家帮工的女人

列克赛, 巴维尔家的帮工

马克辛, 巴维尔家的帮工

索夫罗尼耶, 商人

特罗芬

马福泰伊

弗拉基米尔

斯彼里顿

} 渔民

马尔法, 马福泰伊之妻

阿尔达蒙,海边的渔民

安东,船夫

儿童

放牛人

监察员

埃尔莫拉耶

海边渔民,恰达尔渔民多人。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剧情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家。左边，前景为一所房子，中景为一个草棚子(顶上盖着芦苇，由木桩支撑着)。右边，前景为厨房，其延伸方向为一储藏室和冰窖(放东西用的小屋子)。舞台正中放着一只翻扣着的小船，几根支鱼网用的木桩子。后景为柳树和芦苇。透过柳树隐约可见池塘。初春。〕

第 一 景

〔杜米特鲁，米哈伊，索夫罗尼耶。〕

〔在草棚子前面，杜米特鲁在他所织的鱼网上睡着了。〕

米哈伊和索夫罗尼耶从储藏室出来。

米哈伊 这么说，咱们就算谈妥了。

索夫罗尼耶 妥了，米哈伊·巴甫洛维奇，跟正派人好打交道。你如果愿意，河滩地我也算上一份。那是块好地，可我四十涅铺的那台发动机还那么白白地闲着呢。

米哈伊 咱们的协议讲的是池塘，可不是河滩地。地嘛，留着我自个儿种。池塘我不想一个人租，所以才叫你来算上一份儿。

索夫罗尼耶 租金包在我身上。你要是个明白人，咱们一起把池塘占过来，这件事比你想得要容易。卖拦网的事情已经安排了。这些事情我管。你管一下村社的事情就行啦。

米哈伊 只要拉夫连第耶不在，让我倒是不怕。谈了整整两个星期了，可一点眉目还没有。假如没有伊昂的话……

索夫罗尼耶 把他也拉到咱们这边来。

米哈伊 可见你不了解他。

索夫罗尼耶 你们几个人我都清楚。拿上一桶白酒，连你们的心都可以买出来。你这个人稳当，手掐得又紧，我喜欢同你共事，可别的人……法纳的女人怎么样了？

米哈伊 跟伊昂弄到一起了……我真容不得伊昂……哈，哈，哈！

索夫罗尼耶 如果这期间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捎个话来，要么你最好亲自来一趟，咱们把文书过了。（两人从后景下）

〔斯彼罗从房子背后过来。头戴海员帽，嘴里叼着木制烟斗，身穿一件长雨衣，雨衣口袋里装着一只小猴子。哼着一支歌曲，用手风琴伴奏。〕

第 二 景

〔杜米特鲁，斯彼罗。

斯彼罗 （把手风琴放在小船上，从雨衣口袋里掏出小猴子）基里耶·查方达克，听见田鳊叫了吗？春天来到池塘了。向它答个礼吧。（向背景转过身去）当了十八年船长的斯彼罗“欢迎你们”。（鞠躬致敬。冲着猴子）你不抽烟吗，基里耶？（点燃烟斗）

杜米特鲁 （醒来并开始织网）你在同谁说话，斯彼罗？

斯彼罗 同基里耶。

杜米特鲁 又喝酒了？

斯彼罗 哪里！跟谁喝呢？拉夫连第耶走了……托马……远走高飞了，米哈伊……嗯！出卖别人……伊昂找到了女人……法纳的丁卡。

杜米特鲁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

斯彼罗 我倒是喜欢城市女人，丁卡使我想起了我的女人斯玛罗。

一个小孩的声音 （从幕后）斯彼罗叔叔，斯彼罗叔叔！费迪亚找到了一个鸟窝。快！快来呀！

斯彼罗 我斯彼罗也有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我的心……但这颗心是空虚的。

小孩的声音 （从远处）斯彼罗，你不来吗？

斯彼罗 （向左走去）来，小东西。

小孩的声音 (更远)斯彼罗!
斯彼罗 (从左下)来啦,小兔崽子!

第 三 景

[杜米特鲁,拉夫连第耶,伊昂,托马。
[从右后边传来歌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

上帝呀,上帝,
请你把我铸成一道星环,
在那妖魔出没的地方。

[伊昂,拉夫连第耶和托马上。他们停在舞台中间也唱起来。

妖女骑着
天鹅一样
雪白雪白的马儿,
围绕着多瑙河游逛。

[三人走到杜米特鲁跟前,停住歌声大笑。杜米特鲁起身和试图靠近他们三人的神态,谁都可以看出他是个瞎子。

杜米特鲁 欢迎你,拉夫连第耶。我们大家都在盼着你回来。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拉夫连第耶 见到你很高兴,杜米特鲁舅舅。

杜米特鲁 你跑哪儿逛去啦?

拉夫连第耶 到渔棚那一带，到克萨……到城里！

托马 不对。这些时候他一直都在城里。为了法纳的死他
自投监牢。不判伊昂，反而把他判为凶手。我真感到
吃惊，伊昂明明知道拉夫连第耶挨押反倒心安理得。

杜米特鲁 伊昂，你把你的罪过扣到你哥哥头上了？

拉夫连第耶 谁的罪过都不是。法纳是善终的。法官们也
清楚。我现在也自由了。

杜米特鲁 他们要是不清楚呢？那会怎么样，伊昂？

伊昂 那我就让他替我。他对我发誓，他就在那边第一棵
柳树上吊死，假如……

杜米特鲁 为的是什么呢，拉夫连第耶？为什么你这样干
呢？

拉夫连第耶 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伊昂刚刚开始生
活。

杜米特鲁 可你的生活呢？

拉夫连第耶 我一个人无牵无挂，好办。爸爸在哪儿？

杜米特鲁 在村子里跟人们有事儿。说是要把那个池塘租
过来，还说伊昂也说好了，我们也让他入社。

托马 我们租了两次，可两次都只不过还是扛活。

伊昂 可就是米哈伊……（对杜米特鲁）妈妈回来了吗？

杜米特鲁 没有。在阿克松的女人那里。那女人难产。

拉夫连第耶 恰达尔又多了一个打鱼的。我们恰达尔没有
一个孩子不是妈妈接生的。

托马 我去告诉她说你回来了。

伊昂 还不如说你的雷娅娜在路上呢。不是吗，托马？

托马 说实话，我也真想见到雷娅娜。

〔三人哈哈大笑。托马从右后面下。斯彼罗从左边急上。〕

第 四 景

〔杜米特鲁，拉夫连第耶，伊昂，斯彼罗，最后丁卡上。〕

斯彼罗 拉夫连第耶，我的宝贝儿！（对伊昂）伊昂！拉夫连第耶回来了。你看见春天来了吧？他过池塘来看我来了。他还问起过你，我的宝贝儿，可他是为我来的。谁也不会忘记当过“阿基列昂”号船长的斯彼罗。

伊昂 （对拉夫连第耶）你听说有个叫斯彼罗的船长吗？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认识一个开船的，在淡水里行船的船长。把船开得东摇西晃，不过人可不含糊：撒谎不脸红，见到酒就不要命。（同拉夫连第耶一起大笑）

斯彼罗 你笑吧，伊昂，反正有一天我会一命呜呼的……

伊昂 那整个三角洲都会为当过“阿基列昂”号远洋轮船长的斯彼罗痛哭流涕的。春天血往上走，上岁数的人不知不觉就会死的。（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酒瓶）

斯彼罗 （看见酒瓶）谁是上岁数的人？斯彼罗是年青人。
斯彼罗 刚刚十八岁。

伊昂 就算你十八岁，可酒瓶是空的。（扔掉瓶子）

斯彼罗 （从衣袋里掏出一瓶酒并送到嘴边）我还有另一

瓶，伊昂！（自言自语）你，斯彼罗。（拿起手风琴便拉了起来！

拉夫连第耶（对杜米特鲁）死鬼的女人走了吗？

杜米特鲁 没有。我想她不会走了。

拉夫连第耶（对伊昂）让法纳的女人回城里去比较合适。

伊昂 她不走了。

拉夫连第耶 这不好。

伊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我办不到。

拉夫连第耶 出了这种事情，我真难过。不然我打算……

伊昂 你打算什么？

拉夫连第耶 你在城里呆久了，可能太久了，你带着各式各样的学问回来了，可这里（拍了拍胸膛）你还是我们的一个打鱼的。不是吗，伊昂？

伊昂（笑）我不明白。

拉夫连第耶 你明白。（亲切地）你瞧！你哥哥一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的想法。看在兄弟的情份上，请你忘掉那个心爱的女人吧。请你理解我的苦衷。如果你不去理会那些不怀好意的挑动的话，那么你听我的话，让她离开我们这儿！

伊昂 不！

拉夫连第耶 伊昂，我们是好兄弟，又是真正的渔民，根据那个不成文的老规矩，我甚至可以要你的命，而你也有义务履行这一条。

伊昂 我懂得这个老规矩。

拉夫连第耶 那你就从心坎上把那个女人赶走吧！

伊昂 老规矩只对我们湖边的人有效力。（苦笑）老规矩却保护我的爱情。

拉夫连第耶 爱情是一种幻觉，兄弟。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人是实在的。况且丁卡又是外来人，到我们这儿来的过客。

伊昂 莫非说你也……？

拉夫连第耶 没有。

伊昂 那么你为什么替我去蹲监狱？有时候我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象是一场梦，难道你……（深情地用手抚摸了一下拉夫连第耶的头发；拉手风琴的斯彼罗拉出一些悲伤的音调）别拉啦，斯彼罗！

拉夫连第耶 让他拉吧。大胡子，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的歌曲。（把视线转向房子，丁卡害怕地从那里走出来）

丁卡 （对拉夫连第耶）你回来啦？

伊昂 看见了吧，丁卡，他回来了。

丁卡 （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你一点也没变样。（拉了拉脖子上的头巾）

一个孩子的声音 （从幕后）斯彼罗叔叔！斯彼罗叔叔！费迪亚不给我鸟窝。

斯彼罗 （急忙向左走去）米迪亚！……费迪亚……过来！

快！（出去）你们看谁来了。（拉夫连第耶吃惊地动了一下）